

烟雨藏风骨 凡人铸名城

——品读张仁胜话剧剧本《雨桂林》

□黄伟林

1938年4月，广西暨桂林各界人士正在筹备一场隆重的公祭活动，公祭四位在台儿庄战役为国捐躯的广西籍空军飞行员。

桂林城桂东路平乐布庄的掌柜戴相才预测这个公祭活动将激发市民强烈的爱国心，导致白布的销售热。为此他囤积大量白布，并派店员扎腰白、执丧幡，到十字街跪迎烈士灵柩。为囤积白布，戴相才以住房为抵押，借了典当行老板钱四爷的高利贷。

广西抗战歌咏团、桂林中学等机构纷纷来到平乐布庄，希望戴相才无偿赞助白布，以壮公祭大会之声势。

戴相才迫于舆论压力，答应向公祭大会捐献白布一千匹。钱四爷闻讯前来收楼抵债，戴相才面临倾家荡产。

这时候，戴相才的布局开始生效。广大桂林市民终于被殉国的空军烈士所打动，他们纷纷解囊。平乐布庄的布迅速卖空。戴相才依靠精准的算计和大胆的冒险暴发横财。

这是张仁胜话剧新作《雨桂林》第一幕的大致情节。这样的情节很像一个商战剧，它积聚各种社会矛盾，积蓄各种情绪能量，积攒各种人物的精心策划和精确算计，让矛盾冲突和情绪能量达到极端高度后爆发，读者抑或观众在阅读和观赏中获得审美快感。

戴相才不仅精于商业算计，而且长于人生避险。战争时期，需要增兵。三丁抽一，戴家三个少爷，长子耕夫中签，限三日内到兵役征募处报到。戴相才早已算出有此一局。几乎同时，戴耕夫被土匪绑架的消息传来，尽管各方慷慨支援，最终戴耕夫还是被撕票。此事最后揭晓其实是一场戴相才制造的骗局，目的只是为了让儿子逃避当兵的险局。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戴相才处心积虑，各种可能都预测到了，但他无法预测的，是时代和人心的变化。躲藏在大瑶山的长子戴耕夫，不甘寂寞读了恋人尚半夏寄自桂林的书刊，受到深刻影响，最终离开瑶山，奔赴抗日前线。次子戴樵夫，受抗战歌曲的感召，放弃上西南联大的机会，走向战场。戴相才为两个儿子所设计的喝咖啡、吃面包、读洋文的人生，终成泡影。

如果说戴相才的人生经验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那么，戴家二子的人生选择，则更多来自抗战文化的影响。这才是话剧《雨桂林》的主题重心。也就是说，《雨

桂林》并非商战剧，而是文化剧，是一部有关文化抗战的文化剧。说到文化抗战，不能不说到桂林。抗战时期，中国三大名城：雾重庆、夜上海、雨桂林。“雾重庆”因为陪都而著名，“夜上海”因为孤岛而著名，“雨桂林”因为文化城而著名。早在1940年前后，就有名作家于伶和宋之的写了话剧《夜上海》与《雾重庆》，两部话剧作品与其所描绘的城市同载史册。可惜，“雨桂林”这个名词虽然传之久远，同名话剧却长期阙如。80多年，不知多少戏剧观众期待“抗战名城三部曲”的圆满。好在张仁胜不负众望，于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完成话剧剧本《雨桂林》，“三座名城两部名作”的三缺一局面得以改变。

桂林文化城，既是战时桂林的城市特点，也是战时桂林的城市价值。桂林对抗战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就是文化。抗战时期，桂林是中国大后方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也是国统区最大的出版与文化生产基地。那么，人们或许要问，战争是军事力量的运用，文化究竟有什么作用？

对于这个问题，郭沫若有相当精辟的回答。1938年2月，他在长沙演说时指出：“现代战争已经不仅是军队和军队的平面战争，而是整个的民族对于侵略者的立体的战争。我们现在是以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整个地，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是以我们全文化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时至今日，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争已经成为共识。然而，抗日战争，长达14年；全面抗战，长达8年。试问，世界上哪个国家，能坚持如此长期的抵抗？或者说，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坚持如此长期的抵抗？答案仍然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关。陈立夫曾经这样说过：“一民族文化之估价，往往因其经历有关存亡绝续之大战而确定。因为文化的力量，有时须在战争中才能表现出来。而同时军事胜败的最终决定因素，还是文化而不是暴力。某一民族之文化而具有特种优点，亦即必为其致胜之道。闪电战不能残一民族的文化力量，但持久战却能试验一民族的文化力量。战争是文化的试金石，文化是战斗力的基石。这在历史上是颠扑不破的一原则。”

戴相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商业策

划，关键的转折，在于对世道人心的深度把握，对布衣之怒的精准激活。“布衣之怒，血溅五步，天下缟素！”这是历史的典故，亦是文化的奥秘。日军的恃强凌弱，激起中华民族的同仇敌忾；酸摊小贩戚伯娘、米粉摊贩王驼子、桂戏票友小喜堂，这些中国最底层的民众纷纷上场，以他们最微薄也最厚重的馈赠，表达对抗日烈士的敬意。正是这种布衣之怒，维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底，同时，也在无意中挽救了平乐布庄。可以说，戚伯娘等人，承受着中华民族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底层逻辑，他们以与文化精英言传不同的身教方式，演绎和传扬着中华文化。

这是张仁胜独到的视角。长期以来，专家学者研究桂林文化城，大多以仰视的视角，聚焦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田汉、徐悲鸿等文化精英，书写他们的文化贡献；而在《雨桂林》里，张仁胜以平视的目光，聚焦戚伯娘、王驼子、小喜堂以及报贩司马桂、叫花周乞儿、妓女筱凌香这些人物，书写其文化的传承与持守。如果说文化精英的文化创造可敬可佩，那么，这些底层人物的文化持守，堪称可歌可泣。这些人物的这座城市的无名者，当张仁胜将戏剧的聚光灯照射在他们身上，我们才发现，历史其实还有另外一番面目。

当然，底层人物虽然可歌可泣，却非十全十美。布衣之怒固然可以让平乐布庄起死回生，但也可能被某种力量引导或操控。张仁胜的剧作虽则长于感动人心，但也有予人深思的一面。布衣之怒、九世之仇、民风民心、平民史记等大情节跌宕起伏，推动剧情的发展，紧扣读者的心弦；戚伯娘的梅瓶、小喜堂的长命锁、曹雪芹的诗歌真迹等小物件星罗棋布，暗示作品的寓意，发射思想的光芒。剧中借周乞儿的口偶尔说出的名言，亦有画龙点睛的意味：比如，当寡妇高玉菊决定嫁给瘫痪的抗战英雄马老三，周乞儿肃然起敬，说出一句《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名言：拯救来自人民，因为他们保持着信仰和谦恭。

的确，文化不仅包含信仰，而且保持谦恭。

文化并非单一层面的构成。即如《雨桂林》，戚伯娘等底层市民代表着中华文化的底层逻辑，这种底层逻辑主要表现为中华民族最基础道德伦理，

中华文化的坚韧与隐忍在他们身上有着最有力的体现；徐悲鸿、田汉、艾青、黄药眠等剧中涉及的文化人代表了文化的上层建筑，作为文化的创造者，这些文化精英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戴氏兄弟、孟敏松、苏若云、黄锦伦、尚半夏等文化青年，代表着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一面，他们既受传统文化的牵引，又受现代文明的感召，在民族危亡的年代作出各自的抉择。《雨桂林》以全视角关照文化的不同层面，既写出了传统文化的恒常，也写出了时代文化的变通。

阅读《雨桂林》，引发我思考一个问题：到哪里寻找文化？我们驾轻就熟的路径是到书报文献中寻找，就像剧中史学研究者朱荫龙指导司马桂存留桂林文化城报纸的方式。然而，当目睹文化城的种种世相，当置身桂林疏散时如河水漫过街道的逃难人群，朱荫龙意识到，那些逃难者随身收藏的书信、日记、相片、柴米油盐账单、死亡证书、烈属抚恤证、挽联等等，那些未曾被文化机构完成的文化制品，隐藏着更多文化的奥秘。

这是一条艰难的路径，也是一条新颖的路径。或许，只有同时关注精英与底层的文化行为，才能实现文化的真实理解。

如果说《夜上海》写出了上海孤岛夜之黑暗，《雾重庆》写出了重庆陪都雾之迷乱，那么，《雨桂林》则写出了桂林文化城文化之包容。雨就是水，而且是天之水。水在中国文化中象征了民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它不仅滋养万物，而且包容万物，所以水又是文化，上善若水。在《雨桂林》中，周乞儿是一个具有神谕气质的人物，他有一个近乎荒诞的行为：竹篮舀月光。这个行为持续了七八年，贯穿全剧始终。据说若是哪年八月十五没出圆月，去象鼻山普贤塔，把竹篮中攒下的月光泼下漓江，桂林人便有满月可赏。全剧结尾的时候，一众平民闭上眼睛，大象无形，他们看见了久违的烟雨桂林。

这个烟雨桂林，对于读者，对于观众，就是历史上曾经惊鸿一瞥的桂林文化城。如今我们已经读到文学剧本《雨桂林》，我们更期待早日看到《雨桂林》的舞台剧，看到那惊鸿一瞥的桂林文化城。

所有馈赠 皆是积淀

□陈念文

时隔一年，再次踏上杭州这片热土，眼前的景致似乎依旧如故。断桥残雪的石栏温润如旧，灵隐古刹钟声悠远绵长，西湖水波迎着五月微风，漾起点点碎金。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总是这般恒久而从容，山水风物自有恒常，不随人事更迭改貌，亦不为人间悲喜动容。

然而，身处此境的我，心境却已截然不同。去年“五一”游人如织，我满心疲惫浮躁。那时的目光多是追逐着热闹，脚步亦是被裹挟着前行，仿佛只要稍作停留，就会被这喧嚣的浪潮抛在身后。而今，在这五月下旬的静谧时光里重游故地，心底也生出一份难得的澄澈与谦卑。我不再急于打卡每一个地标，而是愿意花上半天的时间，坐在湖边看云卷云舒，听风吹过林梢。暖阳穿过柳丝，落在肩头暖意融融，时光也似随之放缓。湖面游船缓缓驶过，拖出一道悠长水痕，恰似岁月在生命里刻下的年轮，沉静而绵长。

正是在这份静观中，我忽然读懂了另一种美——那是人力与天工的完美契合。苏堤春晓的桃红柳绿，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千百年来无数人疏浚湖泥、筑堤植柳的智慧结晶。堤边一树一花，都凝着前人的辛劳与岁月的打磨。我由此恍然：世间所有美好馈赠，从来都是长久耕耘后的水到渠成。无论是守护这方碧水蓝天的历代先贤，还是在各自领域追求卓越的我们，唯有厚积薄发，方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大自然以它的恒常，启示着我们以更加从容的姿态，去耕耘自己的人生。就像这西湖的水，看似平静无波，实则深不可测，唯有沉下心来，才能窥见其下的浩瀚。

当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湖面，我驻足凝望，心中涌动的不仅是对当下的感悟，更是对未来的笃定。前路漫漫，唯有奋力前行，方可成就不一样的人生。这湖光山色间的重逢，让我明白：所有的风景，都是时光的沉淀；所有的收获，都是努力的回响。就像这西湖的水，历经千年的疏浚与守护，才有了今日的碧波荡漾；而我们的人生，也唯有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积淀，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璀璨时光。

腐乳留香 母爱绵长

□于美华

儿时记忆里，豆腐乳是难得的美味佳肴。彼时物资匮乏，豆腐乳都按块售卖，小小一块便是全家的佐菜。父亲总用筷尖挑一点，细细品味；母亲更为俭省，只蘸些卤汁拌饭便足矣。我们孩童不懂惜食，每每筷下去便吃掉大半，母亲总会轻声嗔怪：“慢些吃，好东西要慢慢品。”那可咸香微辣的滋味实在诱人，在年少的我们心中，便是世间至味。

逢年过节，乡里人家大多会磨豆腐。一锅豆腐需三四斤黄豆，家境稍好的才会磨上三锅，最后一锅一半待客，余下的便用来做豆腐乳。年成好时，母亲也会亲手制作。

做豆腐乳是桩慢功夫。先把豆腐沥干水分，切作小块，铺在垫了稻草的竹筛中，低温时便放进灶台或木桶密封发酵。两日两夜后，豆腐便长出细密白毛。接着将霉豆腐裹上炒过的食盐、香料与辣椒粉，一层层码入坛中，撒上八角，压上粽叶，淋入米酒密封存放。静静待到来年春耕、田间缺菜时开坛，红亮诱人的豆腐乳，经时光浸润，滋味愈发醇厚绵长。

长大后，听人说，桂林四塘横山豆腐乳曾是宫廷贡品。相传清代名臣陈宏谋省亲回京，将家乡腐乳进献乾隆。彼时皇帝食欲不振，尝过腐乳后胃口大开，横山豆腐乳自此声名远播。一方寻常吃食藏着这般故事，也让我心中多了几分别样的情愫。

时代变迁，生活日新月异，豆腐乳早已论瓶售卖。可步入职场后，日子被快节奏与压力填满，三餐常常草草应付。单位食堂的饭菜寡淡油腻，家中备好的腐乳，也总被遗忘在冰箱角落，待到想起，已然变质，屡屡如此。

如今闲居在家，生活终于慢了下来。清茶伴书卷，餐桌丰盛如常，豆腐乳也成了常客。夹上一小块慢慢慢尝，绵软咸香、鲜辣回甘在舌尖层层散开。试过不同品牌的腐乳，风味各有千秋，或偏咸、或重辣、或酒香浓郁，却始终寻不到儿时的味道。我深知，那独一份的鲜香，是融入了温情的妈妈的味道，再难复刻。

生活本就慢慢品味。行色匆匆，便如囫圇吞枣，尝不出本真滋味。如今的年轻人奔波劳碌，被快节奏的生活裹挟。惟愿他们在忙碌之余，能偷得片刻清闲，静下心来感受生活，也常回家里坐坐，尝尝母亲亲手做的饭菜，让这份独有的温情味道，永存心底。

我想做漓江里的一条鱼

□张筱强

雨。江面上水雾缭绕，两岸青山连绵不断，奇峰秀岭，若隐若现，宛如仙境一般。由于游船一层人很多，我们加钱升舱到二层。上来一看，顿时觉得物有所值。二层视野更加开阔，而且有大躺椅，人少安静，没有喧哗声。游船缓缓开动，大家都在静静地欣赏这美丽的江景。山水相依，山色空蒙，恰似一幅水墨丹青！

由于前一天晚上没睡好，我躺在椅子上竟然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条鱼，我时而潜入水底，时而跃出水面，我蛙泳，蝶泳，自由泳，突然看见远处江面上有个渔夫撑着竹筏，上面还有两只鸣鹤。夕阳西下，波光粼粼，云霞似锦，时有鸟鸣掠过。突然想起这幅图画不正是四十多年前的一篇课文吗？天空飘来一行字——“桂林山水甲天下”。啊，这就是魂牵梦绕的漓江！我忍不住吟诗一首：

好为阳朔客，携侣泛桴槎。
日落燃山色，江流到海涯。
清风吹两颊，玉盏啜春花。
倚坐看斜照，双鸥舞白沙。

漓江的水是那么碧绿！那么美！你是上天揉碎的翡翠，是江南女子轻柔的玉带，是世间最温柔的怀抱。阳光拨开了云雾，秀美的山峰露出了真容。象鼻山俯身饮水，九马画山壁立穿空，黄布倒影将青山绿水融为一体。船在水上走，人在画中游，而我也在这画中最自由。

我游向深水区，追逐着飘落的花瓣，嬉戏着穿过小草，饿了便吃水底的青苔，渴了就饮甘甜的江水，没有尘世的奔波，没有世俗的烦恼。浮生如寄，岁月无忧。

我在漓江里游啊游，我蛙泳，蝶泳，自由泳。做漓江里的一条鱼，不必懂人间的悲欢离合，不必理尘世的功名

利禄，只须守着一湾碧水，看春去秋又来，赏花开花落。

这时耳边隐隐约约传来一阵歌声：我想去桂林啊，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就是没有钱……我睁眼一看，原来是导游在用沙哑的声音用尽全力地嘶喊着，她说她以前是一个老师，后来改行做导游，近期已经连续带团三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嗯，为了生活，也是蛮拼的。突然她大声喊道：“阳朔到了，上岸了。”我摸了摸刚才躺过的椅子，尚有余温，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漓江的水是那么碧绿！那么美！如果有来生，我不做风中摇摆的大树，也不做雨里哭泣的小草，只想做漓江里一条普普通通的鱼，在这澄澈碧绿的水波里，做一个永远不醒的山水梦。